



西藏是他的高天，援藏八年，身为人民教师的他把青春献给了西藏教育事业；密云是他的厚土，扎根密云三十年，身为基层文学文化工作者的他带出了一批本土文学创作者……他把“异乡”当成“故乡”，不管是在什么工作岗位上，他始终如一地用大爱情怀，谱写出一篇篇绚丽的诗歌。很多青年尊他为良师益友，而他只说自己是“寒山”，是坚持文学为人民情怀的黄松柏。



诗人黄松柏： 高天厚土哺育炙热情怀

□本报记者 王路曼



坚持援藏八年时光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

黄松柏的故事得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后说起，自幼酷爱文学的他，是贵州玉屏人。黄松柏1978年考上了贵州铜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，成为一名大专生。“经过两年艰苦学习，我在1980年做出了人生中一个重要的选择——援藏。”黄松柏回忆，毕业后自己一心想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，援藏的申请是他主动递交的，怀着对于祖国培养的感恩之心，黄松柏不顾家人的顾虑，坚持背起了行囊。

“去西藏的路很远，很长。母亲在为我做的被子四角上，绣了‘四海为家’的字样，她虽然不舍，却理解男儿志在四方的雄心与抱负。”黄松柏永远无法忘记离开家乡时的心情有多复杂，他甚至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琢磨过儿欲行千里时，母亲的痛苦与悲伤。后来这些细腻的情愫，都流入到了他的诗里。黄松柏说，他创作的第一首诗，就是写在去西藏的路上，当车窗外的景色越来越荒凉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泛起了高原反应所带来的痛苦，表达的冲动凝聚成了一串串文字。“我要是死了，就在荒野上倒成一堆白骨，让有灵魂的星子，随意联想一部悲壮的故事。我要是死了。就在戈壁上风化成一缕云烟，让桀骜的苍鹰，读懂一个跋涉者的追求。我要是死了，就在雪峰挺起一尊雪雕，给未来的攀登者，飘扬成一杆探路的旗子。”后来，这首诗发表在《民族文学》上。

有人说，愤怒的情绪容易出诗人，异乡的刺激也容易出诗人，而对于黄松柏来说大概就是后者。到达西藏昌都左贡中学教书的他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心灵触动。“西藏的大好河山，藏民的淳朴善良，师生的情感变化，

以及我对家乡、亲人的思念和孤独的异乡感受，都成为我诗歌创作的源泉。”黄松柏说，写诗是一种表达，是情绪的宣泄，但优秀的诗人绝不是自我的，而是应该拥有更广阔的胸怀和深刻的思考。对于援藏教书过程中，生活上的艰苦与工作上的压力，黄松柏的记忆似乎都已经模糊了，他克服了4600多米海拔的艰苦环境，一门心思沉浸在教书事业和诗歌创作上。他努力跳出自己的感情，用诗歌表达爱国情怀，民族情怀，作品常常在西藏当地的媒体和杂志中发表。

黄松柏说，支援西藏教育的八年时光是一段弥足珍贵的经历，更是一份宝贵的财富，不仅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他诗歌创作的价值取向，那就是无论走到哪里，都不要忘记基层群众。

陪伴密云文学走过30年 把培养创作人培育好作品当己任

1987年10月，黄松柏的行囊再度起航。“因为娶了一位密云姑娘，我的家也就此迁到了密云，这里成为了我第三个故乡。”被爱情红线牵引而来的黄松柏，被分配到了密云当时的文化局，就因为单位名称上有“文化”二字，黄松柏觉得跟自己的文学梦想更近了一步。而对于文学事业的追求，他则用了30年时间，慢慢去实践，这期间，他成为一名扎实的基层文学工作者。

从1990年到2002年，黄松柏利用业余时间，承担起了《密云文艺》的编辑工作和《密云大地》主编工作。除了自己创作，黄松柏还热衷于鼓励和帮扶创作新人，他主张要培养一支有素养和恒心，有良知和责任感的创作队伍，这样才能支撑本地区文艺繁荣起保障作用。为此，黄松柏利用刊物平台，重点约稿、培养一批优秀创

作人。帮他们选题材，改初稿、写评论，甚至私下邀请他们喝酒小聚，引导和“强迫”一部分骨干成长起来。

黄松柏喜欢搞一些不拘形式的文学讲座和座谈，号召青年人参与文学实践。这些活动有时在办公室，有时在家，有时就在映着月光的台阶上，几个人或几十个人围坐在一起，他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谈创作体会，也经常委婉又清晰地分析作者作品的成功和不足。如今，在密云文坛中活跃的很多创作者都曾接受黄松柏的指导。密云本土作家张生军就是其中一个，“感谢黄老师一路以来的支持与鼓励，才让我在最艰苦的时候，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学梦想。”如今的张生军做着自己喜欢的与文学创作有关的工作，也常常在核心报刊和杂志上发表文章，已经成长为一名业内小有名气的成熟作家。

那些年，黄松柏相继在密云文联、宣传部、人大教科文卫工作，还兼任密云区作协名誉主席。“这些单位、职务都与文学艺术有密切关系，也为我深入文学工作提供了条件。”黄松柏一直认为，对于培养人才这件事情上，他是有责任的。不管是出自岗位职责，还是出自一位文学创作前辈的义务，他都有责任延续那份文学梦想。

“未来，我还会延续这份责任，鼓励和帮助年轻创作者成长，让密云文学事业涌现出更多的创作人才，培育出更多优秀作品”黄松柏说。

责任是文学创作的脊梁 追求对家国情怀更深刻的认知

黄松柏爱他的第一故乡——贵州玉屏，所以用诗歌思念家乡，展现民族精神；他也爱第二故乡——西藏，所以用诗歌表达民族情谊，歌颂大好山河；当然，他更爱第三故乡——密云，所以在他的诗歌里，颂扬了无数

密云当地的红色英雄，展现了丰富多彩的风土人情。

责任才是文学创作的脊梁，或许是因为孤独才激发了表达，让诗歌顺着思绪流淌到纸上，但黄松柏绝不是困在自己感情事件里的“酸诗人”，在他的作品里，更多是表达了对祖国、对民族的大爱，对英雄的敬畏与崇拜，对人生和人性的思考。诗评家芦苇岸就曾评价黄松柏的诗：“唯有苍生不可负，唯有悲情可化蝶；承伤痛以发力，祭先烈而当先。是诗人频振的同期声，也是缘情和言志的诗性激发，可喜可贺。”

带着这份责任，黄松柏用诗歌弘扬民族大爱，倡导时代精神，他相信诗歌是一份精神的引领，是具有能量的文字，可以带着人们追求对道义更深刻的认知。如今，退休后的黄松柏有了更多的创作时间，回归到书桌前的日子恬淡、惬意。但身为一名闲不住的诗人，他依旧关心世事，采风创作。黄松柏说，“爱好是路边的花，让人生一路芬芳。”他感谢自己的坚持，让诗歌创作成为那束永不凋零的“花”，而他也因此无愧于这芬芳的人生。



个人资料

黄松柏，笔名寒山，侗族，1957年出生贵州玉屏。大学毕业后，赴西藏任教八年。北京密云区人大退休。中国作协会员、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理事，中国侗族文学学会副会长。出版文学著作《人生歌谣》《灵魂的花朵》《漫步清秋》等。有诗、文作品入选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文库》、《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》《93中国诗坛》等几十个重要选本。在《诗刊》《民族文学》《北京文学》等近百家报刊发表诗、文500多首（篇）。数十篇文学作品获省、市以上文学奖。